



诺贝尔文学奖文库

散文卷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宋兆霖 主编

诺贝尔文学奖文库

散文卷

雨林编

5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鲍 娴

封面设计:张妙夫

责任校对:孙旭明

诺贝尔文学奖文库

宋兆霖 主编

散文卷 雨 林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4.125 插页 3 字数 350000 印数 00001—10500

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39—0997—6/I·917

定价: 19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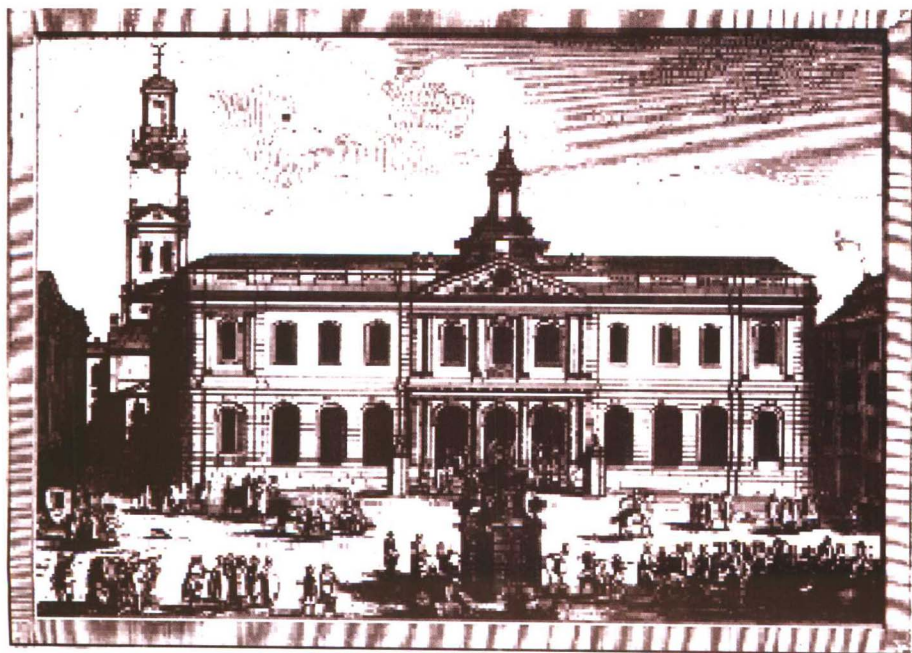
1953 年获奖作家丘吉尔



贝尔塔·祖特内尔，曾任
诺贝尔的女秘书，后成为他的
莫逆知己，于1905年获得诺贝
尔和平奖



诺贝尔文学奖奖章



瑞典学院

目 录

苏利-普吕多姆(法国)

沉思集 胡小跃译(1)

蒙森(德国)

恺撒其人 孟祥森译(6)

显克维奇(波兰)

我为你祝福 薛 菲译(13)

奥伊肯(德国)

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李永炽译(17)

拉格洛夫(瑞典)

午睡 夏 月译(27)

梅特林克(比利时)

沙漏 田 智译(31)

豪普特曼(德国)

上学的第一天 姚保琮译(42)

泰戈尔(印度)

生命—心灵 白开元译(45)

地球 白开元译(51)

天各一方 白开元译(54)

罗曼·罗兰(法国)

论创造 孙 梁译(57)

自由 孙 梁译(59)

《贝多芬传》序 孙 梁译(60)

法朗士(法国)

苏珊 叶君健译(64)

塞纳河岸的早晨 程依荣译(66)

叶芝(爱尔兰)

魔幻 田 智译(68)

萧伯纳(英国)

贝多芬百年祭 周珏良译(84)

柏格森(法国)

笑 徐继曾译(90)

温塞特(挪威)

挪威的欢乐时光 冯亦代译(121)

托马斯·曼(德国)

我的人生信念 林衡哲译(130)

刘易斯(美国)

上大学 陈祖珍译(136)

高尔斯华绥(英国)

远处的青山 高 健译(142)

演变 刘波林译(146)

布宁(俄罗斯)

山口 戴 骢译(150)

深夜 戴 骢译(153)

奥尼尔(美国)

戏剧及其手段 裴粹民译(157)

马丁·杜加尔(法国)

托尔斯泰的影响 杨藻镜译(160)

加·米斯特拉尔(智利)

母亲 雷 怡译(162)

黑塞(德国)

树木 胡其鼎译(169)

流浪 胡其鼎译(171)

纪德(法国)

沙漠 冯寿农 张 驰译(175)

艾略特(英国)

《月亮宝石》序言 戴 侃译(178)

《尤利西斯》:秩序与神话 王恩衷译(185)

福克纳(美国)

评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 李文俊译(190)

阿尔贝·加缪 李文俊译(191)

他的名字是彼得	李文俊译(192)
山	申 奥译(194)
罗素(英国)	
论老之将至	申慧辉译(196)
我为何而生	孟宪忠译(199)
爱在人生中的位置	靳建国译(200)
拉格奎斯特(瑞典)	
父亲与我	李 笠译(206)
莫里亚克(法国)	
马尔卡	程依荣译(211)
九月夜景	程依荣译(213)
丘吉尔(英国)	
我与绘画的缘分	王汉梁译(215)
海明威(美国)	
克拉克河谷怀旧	晓 风译(220)
塞纳河畔人	刘继华译(222)
希门内斯(西班牙)	
白拉铁罗与我	柳 门译(227)
加缪(法国)	
反与正	郭宏安译(234)
西西弗的神话	杜小真译(237)
帕斯捷尔纳克(俄罗斯)	
三个影子	乌兰汗译(242)

佩斯(法国)

海标 莫 渝译(252)

大漠远行 叶汝璉译(260)

斯坦贝克(美国)

思乡 朱 雍译(262)

塞菲里斯(希腊)

成人 李野光译(265)

萨特(法国)

占领下的巴黎 施康强译(268)

阿斯图里亚斯(危地马拉)

拉巴斯:山峰和山峦 王玉林译(285)

川端康成(日本)

温泉通信 叶渭渠译(289)

索尔仁尼琴(俄罗斯)

我们不死 颜元叔译(294)

在叶赛宁故乡 颜元叔译(295)

破桶 颜元叔译(296)

聂鲁达(智利)

归来的温馨 林 光译(298)

伯尔(德国)

它们没有飞走 韩耀成译(301)

懒惰哲学趣话 韩耀成译(303)

废墟文学之我见 林伟中译(305)

怀特(澳大利亚)

回头的浪子 黄源深译(311)

贝娄(美国)

耶路撒冷去来 申 奥译(316)

阿莱克桑德雷(西班牙)

在佩德罗·萨利纳斯家 王永年译(322)

辛格(美国)

奥勒和特露法 裘克安译(325)

埃利蒂斯(希腊)

向前线挺进 李野光译(329)

米沃什(波兰)

野兽的肖像 绿 原译(332)

什么东西是我的 绿 原译(335)

卡内蒂(英国)

黑蜘蛛 蔡鸿君译(339)

自命英雄 沙儒彬 罗丹霞译(345)

马尔克斯(哥伦比亚)

鲜为人知的城市 朱景冬译(346)

与海明威相见 王 宁译(348)

戈尔德(英国)

思考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郑大民译(353)

塞弗尔特(捷克)

世界美如斯 庄继禹译(363)

倾心相告	庄继禹译(366)
布罗茨基(美国)	
文明的孩子	刘文飞译(372)
马哈福兹(埃及)	
人生絮语	陈 燕译(390)
帕斯(墨西哥)	
魔幻的艺术	徐鹤林译(397)
窗外的景致	朱景冬译(403)
戈迪默(南非)	
基本姿态	韩敏中译(406)
希尼(爱尔兰)	
舌头的管辖	黄灿然译(422)

1901 年获奖作家

苏利-普吕多姆（法国）

Sully-Prudhomme, 1839 — 1907

沉 思 集

易变质、易出事故的东西永远不能成为幸福的来源，因为我们不应该把必须持久的幸福与必然短暂的快乐混为一谈。所以，我们应当在不可侵犯的东西中寻找幸福。事实令人宽慰，很了不起，人们在灵魂的三大能力中找到了命运、时间和专制的暴力所无法接近的欢乐因素：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变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因此，为了幸福，让我们寻找真理，即上帝本身；让我们获得自由，也就是说要战胜自己的激情，可我们尤其要有爱心，这是最便利的极乐之路。我激动地看到幸福主要来自这个世界，因为在这里人们可以进行研究，人们有竞争的强烈愿望，诗让我们去爱一切。

很明显，幸福在于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。为了得到满足，愿望要求一种陌生的、独立于我们意志的意志与它保持和谐、一致。为了更保险地得到幸福，最好去渴盼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，在我们的愿望最有可能遇到障碍的事物上去实现我们的愿望，所以，应该放弃尘世上的东西；然而人又生活在尘世上的事物当中，因此，没有对上天的希望，幸福的本质都是矛盾的。取消了上天，斯多葛派^①最大的幸福还不如一小时的欢乐。

使人幸福的只能是人们所感到的而不是人们所得到的；使人伟大的是人们的思想而决不是人们的幸福。幸福比伟大更有价值吗？野蛮胜于文明吗？啊！给我们以快乐而决不要不幸！懂得受苦的人比幸福的人要强得多！我们珍惜奋力忍受痛苦的荣耀，正如士兵珍惜给他点缀胸口的伤疤一样。卢梭^②不懂得这点。

快乐不过是痛苦的暂时停止，幸福则对痛苦毫无知晓。

幸福由于其自身的条件而区别于快乐，它有可能持续和永久。它建立了一种气氛。而快乐只造就了一道闪电，一种短暂的兴奋。

人们没有足够地区分拥有和欢乐这两个概念。如果人们得到一种利益后还一直对能够拥有这种利益感到高兴，那这种拥有就是幸福。可随着我们财富的不断增加，我们欲望的界限也在不断地扩大。没错，我们只想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，可我们拥有的越多，我们的希望也越多。我们最初的愿望的窄圈就这样一直扩展得无穷无尽。

爱情是幸福的巨大源泉，可世上的东西都是要消亡的，并且在

① 又称“画廊派”，古希腊罗马时期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之一，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，主张安于现状和忍耐精神。

② 卢梭(1712—1778)，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作家，代表作有《忏悔录》。

消亡中使我们痛苦,所以,应该依恋永恒的事物,在这依恋当中寻找幸福。可永恒的东西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的,美和真也是这样。不过,为了使幸福成为可能,上帝曾想让永恒的善能够为大家所得。

过去和未来都不属于我们,但它们用回忆、悔恨、希望和恐惧带来了现阶段我们最重要的那份感觉。所以,幸福不是别的,而是回想和预感。

每个生灵所需的东西似乎都与其智慧成正比。那一无所有的才子,如果他的整个灵魂全是智慧,不是应该比只有本能的野蛮人分到更多的东西吗?不过他还得到某种东西,一颗用来感受痛苦和欢乐,尤其是用来爱的心。然而这颗心并没有使他更为幸福。他历尽千辛万苦,终于找到了舒适和安逸,但他惊奇地发现这并不是幸福。于是他找啊找啊,询问世人,拍打额头。他没想到心是他想用才智来满足一切的欲望之源,没想到才智在他的各种能力中并不是无穷尽的,正如心在他的愿望中不是无穷尽的一样。人们遗忘之迅速不亚于渴望之迫切,当他达到寻找的目的时,他只感到快乐,即一点点幸福。其理由非常简单:他的发现起初给他带来了一种额外的快乐,这种快乐不久就成了他的必需品;从此,他不会因拥有这种新的利益而感到更幸福,而这利益一旦失去,他会感到不幸。人们平时会因自己有两条胳膊而感到过某种满足吗?人们从来没想到这一点,他们带着健全的肢体自杀。相反,人们不是想创造第三只胳膊吗?那是多么快乐的事。可从此如果只剩下两条胳膊,那将是一种不幸。所以大部分发现只是不断地使人失去可能失去的东西,而不是增添真正的快乐。想像越丰富失去的越多,越贫乏得到的越多。前者关心他所拥有的,后者关心他所没有的,谁都不高兴,最后只剩下一般的,可对大多数人来说,一般比不幸更难以忍

受,因为所有过量的东西都有资本满足虚荣心。

对于某些赌徒,如数收下他们输掉的钱还不如把这些钱还他们四分之一,这样他们会把最后一分钱也扔进水中。正如我曾所说,任何事情做到头了,都有一种被做得不三不四所剥夺的苦涩的快乐。我们似乎把自己的未来抛给了命运,以便从它那儿夺回仍被它剥夺的快乐。

论爱情。

谈论爱情的虚荣和弱点是没有意思的。

男人只需保证把爱藏在心中,不应该在划分其本质时破坏它。爱情是感觉,同时也是思想,正如美本身是形式也是表现一样。没有接吻的爱是不完全的,没有柔情和尊重的爱也是不完全的。学会混合这两种幸福的源泉,按相当的比例混合,决不使它枯竭,这就是爱的艺术。当人们想一口喝掉幸福之水时,他觉得这算不了什么。爱情总的来说在其乐趣方面是可分的,只有细细品尝才觉得味好,其理由十分简单:肉体的快感不管如何强烈都是有限定、有边界的,可人们用此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会比想像本身有更多的限制;从中产生了某种失望。另一方面,道德爱情、感情在心中没有价值,它总是战胜强烈的身体危机;由此产生了心中的爱情和表达它的感官爱情之间不协调的痛苦之情,满足把这些爱互相联系起来,因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。所以,没有比淫荡更容易使人致命的东西了。谁想达到幸福的尽头,谁很快就可以达到。相反,聪明人对快乐精打细算,很有保留;他不是一次用完他的宝藏,他知道如何使肉体之爱像道德之爱一样无穷无尽,永不枯竭。

假如人们只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去死,那还仅仅是想到死。怀疑在这一点上使我们平静,而在所有别的方面折磨着我们,这很令人

费解。人们也可能不怕死亡，因为时间是用一系列短暂而无穷的時刻组成的，在这当中，人们确信自己活着。

人们无需去思考死亡，因为人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这个问题上；最深刻的哲学家不会去探究自己的印象，印象强烈得使哲学家不会有更多的虚荣心去谈论它。

死亡面前人人平等，为什么知道这一点很令人欣慰？

如果一种痛苦是普遍性的，这种痛苦会好受些吗？是的，普遍性的东西是本质的东西，因而不会是一种痛苦。

假如说所有的人都会死，那是符合死亡的自然规律的；因此，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好处，好处就在于我们的命运和本质保持一致。马克·奥雷尔^① 感觉到了这一点。

哲学家和布道者徒劳无功，他们最精彩的演出也不能真正使人害怕死亡；人们只害怕目前和可见的死亡；只有死亡本身的威胁使人们恐惧。

生活，就是死亡；神圣的安眠来自这个吻。

只要我们还活着，死亡就是哲学家的思辨。现在，洞挖好了；应该下去了：底下有些什么东西？

胡小跃译

^① 二世纪罗马皇帝。